

唐人辨偽集語

辨僞叢刊之一

唐人辨僞集語

張西堂輯點

唐人辨僞集語

張西堂輯

辨僞叢刊之一

樸社出版

序

疑古辨僞的風氣，通常以爲在兩宋是極盛的，至于漢唐的時候，則多以爲辨僞的人畢竟是太少了，所辨的僞書也是很少的。但是宋代辨僞的風氣何以如此之盛，那決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也必是以漸的。宋人的辨僞，固然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而所受唐人辨僞的影響，實在要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然，則司馬光論風俗劄子所謂：

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

陸務觀所謂：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註乎？

在北宋的時候，辨僞之風忽然如是之盛，是很不容易解釋的。

原來唐人的辨僞，其風氣也是很可觀的。在國家頒布的五經正義之中，對於史記所載孔子刪詩之說，認為：

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本書頁十）

馬

對於尚書堯典舜典則說：

虞史欲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本書頁七）
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

蓋少有事，辭頗增甚。（本書頁八）

對于周禮則說：

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本書頁一〇）

對于兩戴記則說：

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塵，』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于事實。（本書頁一五）

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本書頁一〇）
月令秋其帝少昊者，……唯託記之耳。（本書頁一七）

對于易經則不認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而以緯書爲僞，說是：

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本書頁二）

孝經緯稱……但緯文鄙僞，不可全信。（本書頁二）

對于春秋則以左氏有增竄，穀梁不可信，而說：

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本書頁一八）

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本書頁八）

這裏所依據的材料，無論爲真爲僞，他們所得來的結論，無論爲是爲非，這樣子大胆的議論，敢于疑聖疑經而不顧，這決不是陸務觀所說的「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那樣情形的。

五經正義對于竹書紀年國語世本史記管子家語，也都懷疑。隋書經

籍志也是官修的，對于所謂歸藏古文孝經，以及孝經孔傳鄭注，也都懷疑。

他如廣成子、隨巢子等書，或認為未可據信，或以爲後人所錄（本書頁二一），其範圍是很大的。國家頒行的官修書，疑古辨僞態度如此，其影響于古書的真僞問題，其影響于後來辨僞的風氣，當然是比私人著述的力量要大的。

顏師古的漢書注，辨僞的也有幾條，對于禮記的中庸和西京雜記開始懷疑（本書二二）。但是他的影響還不甚大。劉知幾之史通，他的疑古惑

經申左諸篇，直懷疑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論語春秋，比之宋人的好講『危微精一』，以爲堯舜禹湯以來的道統，一則雖疑古而尊聖，一則直是疑經非聖，態度還要激烈些。劉氏對于三傳並言其非，而在申左篇說：

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本書頁五五）

三傳的真僞問題，到了他全行提出。他于孝經鄭注老子河上公莊子夏易

傳李陵答蘇武書，都認爲偽造的；而于劉向的洪範五行傳及新序說苑列女列仙諸傳，認爲多構僞辭；許多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這樣子的辨僞，置之宋人之中，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影響于宋代經學最大的當然是啖助趙匡。他們要從煩瑣的五經正義中解放了出來，他們不惟不信三傳，懷疑其著作人物及其傳授，而且對于周禮禮記史記竹書紀年本草山經也都懷疑。他們不信傳註，而宋代治經的態度正是受其影響。困學紀聞說：

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卷八，經說）

劉敞之七經小傳春秋權衡等書正是用的啖趙的方法，即此已足見宋代辨僞的風氣是淵源于唐代的。

韓愈是歌頌『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的，他的詩之序議說子夏不序詩。他以識古書之真僞爲年之進，清代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卷一說：

嗚呼！事莫大於好古，學莫善於正僞，韓昌黎以識古書之正僞爲年之進，豈欺我哉？

他正是利用韓愈的話來喚醒那一般盲目的信從古書的人。韓愈大弟子李漢更要說：

書禮剔其僞。（本書頁九一）

對子書禮一並懷疑。吳學甫在寫定尚書後記上說：

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叙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

吳氏這話雖不盡然，要之，懷疑僞古文也好，懷疑今文也好，疑書總是從唐人疑起的，在五經正義以後，唐人還是有說『書禮剔其僞』的。

啖趙的弟子陸淳是柳宗元極其崇拜的，在他所作陸文通先生墓表和答元饒州論春秋書都可以看出他崇拜陸淳的言論。

上說：

京中于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于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

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于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反覆甚喜，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

柳宗元對於啖趙陸如此之崇拜，他的辨列子辨文子論語辨非國語等等當然是受他們的影響的。在他與呂恭論墓中石書說：

今視石之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妄謬矣。又言植松鳥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本書頁九〇）

對於發掘出來的東西也十分注意，固不僅限于書本上的辨僞了。

韓柳的古文，到宋代極其風行，據宋朱弁曲洧紀聞四說：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鑒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行于世，乃自鏤版鬻于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調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韓柳的文集經他這樣的提倡，而後來歐陽修對於韓柳『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宋史本傳）無怪乎他也敢排繫辭，疑周禮。他所獎掖的後進，如王安石、蘇氏父子，也是極有辨僞的精神的。經學上，文學上，宋儒都很受唐人的影響，蛛絲馬跡，處處可尋，更無怪乎辨僞的潮流，在兩宋要變本加厲了！所以司馬光一面不贊成『新進後生口傳耳剽』的不信古，一面他自己還脫離不了這種風氣而要疑孟。不過陸務觀說唐及宋初不敢疑經，這簡直

是不明白這兩代的學術潮流的。

我不惟覺得宋儒之辨僞是受唐人的影響的，而且疑心清儒之辨僞，有的也是受唐人的影響的。清代學者的辨僞，如閻若璩之辨古文尚書要借重韓愈的話，後來如方苞之辨周官，姚鼐之疑莊子，袁枚之疑儀禮，辨金縢，那些古文家的疑古辨僞，在好古空氣濃厚的時候，恐怕有的只是見韓柳也會如此，然後才敢在凡古必真的圈內，居然發出了一些辨僞的言論。當然，這有的是因爲本是疑案的關係；而且也許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真之是，僞之非，總有人來理會它的。

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所以在一方面有人作僞，在一方面也就有人辨僞。所以就孔老夫子說，他不語『怪力亂神』，他主張『多聞闕疑』，他易嘗對於那些假玩藝兒就相信？到了孟子，他更要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辨僞事，辨僞書，這事是早有的。戰國秦漢間，作僞的固多，辨僞的也多。（參看史學年報二卷二期顧頡剛戰國秦漢間的造僞與辨僞）到了東漢，如班固的漢志，王充的論衡，他們辨訂僞事，這裡且不詳細說他。這時懷疑秦誓的有馬融，懷疑周禮的有何休，臨頌，更有孟子，張和包，周等人（周禮，秦官宗伯「五命賜則」賈疏）懷疑緯書的有桓譚，尹敏（後漢書方術傳）荀爽（申鑒俗嫌）辨僞的人愈來愈多。我們且看這一位經學大師鄭玄罷！他說：

（詩生民疏）

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

這可見他的懷疑的根本態度。周頌絲衣毛序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這一句，他答張逸問說：

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詩絲衣疏）

以爲高子之言，非毛詩所原有，可見他于毛詩的不悉信。在詩鳧鷖疏說：

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後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廩懸。』

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

盡據以難周禮。』

這是他對於爾雅之不信任。左傳哀十三年正義說：

鄭玄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

這是他對於國語的不信任。這樣子的經學大師對於毛詩爾雅國語等書

這樣子地懷疑辨僞，豈是後來講鄭學的所能及的？

後來傅玄也說：『國語非邱明所作』（左哀十三年疏）又說：『管子之

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南齊

的陸澄與王儉也掀動了關於孝經鄭注的真僞的一樁公案（南齊書陸澄傳），這一案到現在還不好決定孰勝孰負。經典釋文序錄上說：

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脩頭買得上之。梁武帝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

梁武帝對於這僞中之僞的舜典首二十八字可算是當場別白其真僞了。
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類而推，兩漢之作乎？